

大時代的描曲

谷斯範著



上海珠林書店出版

MG
I246.7
140

大時代的插曲

谷斯範著

1 9 3 8

上海珠林書店印行



3 1774 6877 8

目次

序

不寧靜的城 一

斷了軌道的列車 二八

韻子 五六

在甘泉旅店 七五

插畫四幅

陳一鳴作

898
924

序

斯範的創作，我是一開始便注意着的。因之，我對他的期望更大，對他的指摘，也更嚴，甚至於有可能發表的機會也不給他；這是存在於我們兩人間的過去的事實，也許連斯範自己都沒有覺到。

現在斯範的第一創作集送出這世間去了，這在我是感到極其愉快的。而且還留出一頁，讓我來述說些感想，更使我感到無限的光榮。

斯範的創作，就我記憶所及，還不止這四篇，發表在《文藝月刊》上的手稿和未曾發表過的沉澱，在我以為一樣是很可愛的作品，大概因為和這裏的四篇性質不同，沒有放進這集子裏去吧。其

實像沉澱裏那樣寫人物的成功，是這裏任何一篇都比不上的。但輕鬆的筆調，幽微的詼諧，却通過每一篇都可以看到。

自然，斯範對於文體的嘗試，彷彿費去很大的心機，至今還沒有找到他自己可認為遵循的路。從不寧靜的城，到在甘泉旅店，在謀篇上，斯範是從單純的故事的敘述向橫剖面的事件的側繪發展着去，這無疑是好的。但因他力求造句的新奇，將文字底繪畫的力量減弱了些，不過這不能說是斯範的失敗，因為更大的成功，是擺在斯範的面前。

我每一次談到斯範的作品，總有一種感覺：作品中的經驗和題材，超過他的年齡和學識，有很大的距離；看到他第一篇創作手的時候，我甚至懷疑他是抄襲的；看到他不寧靜的城，我也覺得超出他學識以外。在此，作為斯範的創作的支柱的，據我想，無疑是廣大而深邃的想象力。如其斯範能對於現實的追求更精進一步，這想象力將奠定斯範的創作的更大的成功的基礎，我可以斷言。

但無論如何，從這一集子的創作裏，我們可以看出一個文藝工作者的努力的成績，而這成

績主要的優點，便是在大時代里青年們追求光明的精神，活潑地跳躍着的心聲，我們是分明地看到聽到了。

那也就是我樂於介紹於讀者大眾面前的。

一九三八年七月四日任叔序於香港

不寧靜的城

一

電車依然轟轟地一列接一列的開過，但只有稀疏的幾個趁客，有幾列甚至空着；偶而有一列擠得滿滿的開來了，趁的却全是警察。玻璃窗都是破碎的，還留着石子擊過的痕迹：中央一個窟窿，四週散着直線的裂紋。平日很熱鬧的英吉利銀行也顯得冷落了，屋頂靜悄悄地矗立在開羅的碧藍的晴空；門前站着埃及的步兵。離銀行不到二十碼路的街石上，黏着上次作反示威的學生們的血漬，因為乾了的緣故，已變成醬黑色。

遠處有來福槍的幾聲尖利的射擊聲。

天氣依然晴朗可愛，吹着暖洋洋的撒哈拉沙漠的季候風。

二

Kasr-el-nil兵營的週圍，放着密密的步哨；軍號手吹着集合令，兵營裏頓時起了一陣蠢動。營長阿拉伯·薩夫，軀體笨重的埃及人，在全體集合之後，宣佈了去警備內閣府的事情。經過開羅的街，在一處塗水門泥的壁上，阿拉伯·薩夫瞥見用柏油寫的黑黑的大字：

『打倒巴帝國主義』

『喂！阿拉伯·薩夫喊他的衛兵：『挖去那柏油字！』

轉過一條街，又是柏油字：

『埃及民族解放萬歲』

衛兵胆怯的來見營長：

『報告！大人那邊的呢？那埃……埃……』

『刮去蠢東西！那是反動標語！』阿拉伯薩夫說。

街上時時閃過逃竄的影子，在Kasrel-ni兵營的步兵所經過的地方，沒有一個穿制服的學生，無論是阿拉伯種人，考伯特種人 Copts，無論是基督教徒，回教徒，只消是埃及人，是開羅的市民，都用忿怒的眼睛送這隊步兵過去，然後互相詢問着：

『他們幹什麼呀？』

『去包圍Al-al-nasr大學的嗎？』

『開到達曼賀去彈壓示威的嗎？』

一個披着黑紗的老婦人，左手扶着眼鏡架，右手指着阿拉伯·薩夫大聲的說：

『就是那隻笨水牛嗎？』

『笨水牛，多妙的別號呀！柴魯那太太……』

大家都快意地笑了。

阿拉伯·薩夫大大地在發惱，與其說聽見了那不懷好意的笑聲，寧說是看見了更多的用柏油，白漆，炭條寫的，用小刀子刻在電線木柱上的各種標語。他暴躁地喊他的衛兵，一個不滿二十歲的下埃及人。

『滾過來！蠢東西！這都是那些壞蛋學生們幹的勾當，爲什麼不抓了他們？』

『報告大人！那是巡邏隊的責任。』

『不准講！教主沒有說過小兵可以對長官回嘴！』

街旁，市民們都避免開了一個擺水果攤的 Zeco，急急收起堆在街旁的椰子，香蕉，胡桃，蹣立壁角，大而厚的黑種人的嘴唇，無目的的動着，灰黑的小手，緊握着銀項環，讓 Kasrel-ni 兵營的埃及步兵通過。

望得見內閣府的時候，沿路站着密密的警察的哨崗。離內閣府約一百碼遠的一棵椰子樹下閃過一個瘦長的青年的姿影，他探望着，向迎面而來的一個穿着條子花紋長衣的商人模樣的人輕聲地問：

『怎樣了，薩弗羅·帕沙？』

那個名叫薩弗羅·帕沙的，聽見埃及兵的步伐聲漸漸逼近，就輕快地一笑，同那瘦長的青年握手跳開了：

『下午二點鐘，Al-al-zhar 大學集合——再會同志！』

阿拉伯·薩夫看見他的時候，起了疑心，大聲的自語着說：

『我的眼睛告訴我，這不會腦錯的，這個傢伙不會是個好東西！』

他忽然懊悔爲什麼不抓住了他，剛巧那下埃及人抬起頭來，於是他的高大的長官就順手給他一個耳括子：

『爲什麼不抓了他？』

『大人沒有命令！』

『不許回嘴！蠢東西！』

阿拉伯·薩夫罵着，突着肚子，向後面搜望，這時薩弗羅·帕沙已穿過好幾條街了。

三

薩弗羅·帕沙是Al-al-Nazar大學經濟系學生，有着埃及人的明朗的風姿，身材伶俐，步伐輕快，留着很長的柔絲似的頭髮；他曾參加過三次示威暴動，因此很有經驗的溜過了街上警察的注意，向冷街的酒店，咖啡館，火燒場的廢址——那些學生們的秘密集合地通告：

『下午二點鐘，Al-al-Nazar大學集合！』

學生們拋着圓筒似的埃及帽，表示歡喜，有幾個却忿忿地提出抗議：

『爲什麼要Al-al-Nazar大學集合？我們要襲擊內閣府！』

『我們要敲破那哈士·巴沙的腦壳！』

『薩弗羅·帕沙！我們反對……』

那經濟系學生把柔絲似的頭髮往後一掠，向他們解釋：

『那是個人的英雄行動，必然的地是革命動力的浪費，我們必須服從集團的命令，按計劃

按步驟的做去。……』

寬大的條子花紋長衣，很不合身材，薩弗羅·帕沙撩起衣角，裝出一副商人腔，還是很引起路上軍警的注意，有一個尖鼻子的埃及兵，看見他時，取下肩上的來福槍。他吃了一驚，但還極力使自己鎮靜着，走過去搭訕：

『先生！柴魯巴沙兄弟的糖果舖，往這兒去對的吧？』

『如果你以為不錯，那就對的。』

『學生們鬧得太不成樣兒——先生，過去沒有危險的吧？』

『謹謝尊問！先生，請立刻滾！』

薩弗羅·帕沙吃驚地走了，但心裏安坦了許多；那埃及兵抹一抹尖鼻子，又把來福槍搭上肩頭。

走上柴魯巴沙兄弟的糖果舖的二層樓，他輕輕地叩着用板隔着的鴿籠似的房間。來開門的是一個面色粗黑，身軀結實的青年學生，他名叫馬台西，是薩弗羅·帕沙的同學。裏面，他的女

同學克麗尼娜站起來和他招呼，他含笑點頭，手不住地把頭髮往後撥。瘦猴似的喀米拉立即立正，三個指頭往埃及帽邊一碰，他把這稱做行『革命敬禮』。

『薩弗羅·帕沙，敬禮！』

『不要睬他。薩弗羅·帕沙！你報告呀！』克麗尼娜說。

『那一定——』那經濟系學生把話頓了一頓，望着充滿了熱望的克麗尼娜的美豔的眼睛，有點窘住了，『那一定是會使你不滿的，又是機械式的議決案，下午二點鐘，Al-al-Nura大學集合。』

『老調子！』喀米拉譏笑着說。克麗尼娜把嘴一撇，喪氣地往沙發上一躺，尖聲嚷着：

『反對！』

靜默。

下面糖果舖裏的無線電收音機，正在播送着內閣總理那哈士·巴沙的演說辭：

『……什麼叫鎮靜呢？鎮靜，鎮靜就是說……』

『滾你蛋的鎮靜！』黑臉的馬台西說：『薩弗羅·帕沙，爲什麼你不提議到內閣府示威去！我們要給他嚐嚐鎮靜的滋味！』

『可是——危險！』喀米拉扮着鬼臉說。

『怕死，還不如到娘懷裏吃奶去！』

『不要譏笑，馬台西！你的胆液汁比我多三克蘭姆，我呢，只有一條性命，萬一一粒子彈愛上了我，那真乖乖兒了！』

『乖乖兒？什麼意思呀？』克麗尼娜從沙發上坐起來，笑了。

『沒有意思，克麗尼娜，我們再講那數學教授吧！——不驢頭教授，克麗尼娜，我很怕同你說話，你使我的頭弄昏，幹麼要叫他數學教授，他雖說在劍橋大學習過五年數學，但是學了點什麼回來呢？沒有一點也沒有……』

他看見薩弗羅·帕沙同馬台西到臨街的小涼台裏去，克麗尼娜也聽得並不『熱心』，不說下去了。他是數理系的學生，上面已經說過，模樣像瘦猴，可笑的鼻子，尖下頷，專愛背後批評人，

脾氣却並不壞，誰在背後打他一拳，他立刻三個指頭往埃及帽邊一碰，回身向你行一個『革命敬禮。』

全擠在小涼台裏，看着騷動後的蕭條的街。

糖果舖裏的無綫電收音機，依然在播送着那哈士·巴沙的演說辭；兩個大學生嚼着糖果，在聽；馬台西黑着臉注視他們，可是他們沒有覺得，在談着話：

『你去參加嗎？下午的集會。』

『我！——還不如去讀幾頁書。』

『他們沒有權利強迫別人去胡鬧。』

『十足的胡鬧，死了幾個人，埃及便得救了嗎？』

馬台西氣得直嚷起來，薩弗羅·帕沙敏捷地把他拖進屋裏。喀米拉向那兩個想發作的大學生扮一個鬼臉，三個指頭往埃及帽邊一碰，行『革命敬禮。』回進房裏大聲地說：

『值得睬他們嗎？那無非是兩個蠢頭，我可以用幾何證明；我們的數學教授也是蠢頭。』

馬台西黑着臉不響，他認為是被說服了，於是偷偷地向克麗尼嫻扮個鬼臉，表示他的成功。又重聲的向馬台西說：

『一模一樣的三個蠢頭！』

『那是殖民地的奴隸教育的必然的結果，』薩弗羅·帕沙拖長着句子說：『他們在學校裏死死的讀着課本，連拿破侖的生卒年月也要背個爛熟，到社會上來，做一個馴順的上層人，直接間接的幫助帝國主義者搾取勞苦大眾的血肉。你們聽！他們還是那哈士·巴沙的所謂是愛國青年！』

『……讀書，——讀書是愛國青年的本位的……』

馬台西忿忿地碰上小涼台的玻璃門。

『滾蛋吧！那哈士·巴沙的牛皮！』

四

下午在Al-al-zhar大學有四千餘學生集合。警察、偵緝隊員、Kasr-el-nil兵營的步兵包圍了學校，幾個E國的低級軍官騎着馬在附近巡邏。

薩弗羅·帕沙他們四個這時正在校園裏，克麗尼娜俯着身，幫助救護隊給一個受傷的學生繫繃帶，那是一個年約十六歲的中學生，閉着眼睛，微微地在喘氣，胸脯袒露着，肋骨邊還有未揩去的血迹。克麗尼娜輕輕地把他轉個身，想把繃帶打個結；他突然張開眼，兩眶飽滿的眼淚簌簌地流下來。

『媽媽！媽媽！……』

克麗尼娜安慰着他，但沒有用，自己却也抽噎着哭了。薩弗羅·帕沙不住地把頭髮往後撥，與喀米拉相對苦笑。集合的鐘敲着，遠近響着學生們的雜亂的脚步聲。那中學生力竭似地閉上眼，克麗尼娜才輕輕地站起，向救護隊員說：

『同志！好好的看護他！……』

集合地點是操場，主席台是臨時用木板搭起來的。羣衆黑壓壓的擁在台下，情緒非常激昂，

有一個絡着綳帶的學生，由他的兩個同伴托着腳，許多人簇擁着，演說：

『諸位，諸位同志，我們埃及——諸位同志！請靜一靜！我們埃及流着肥沃的尼羅河，但是飢餓比空氣還普遍地流行着。這因為富饒的棉花和穀的收穫是埃及國人的利益，工廠出產品的利潤，也是埃及國人的利益；埃及帝國主義者比康比斯 Cambyses 王，握大衛 Octavian 大將更慘酷的搾着埃及及人的血的緣故。多少失業的工人，一批批的被送上刑場！多少飢餓的農民，一批批的在貧困，愚昧，疾病中死去！現在那『反埃及』的口號和標語已像一句咒一道符似的沸騰了埃及及人的血液，在達曼賀，在亞歷山大港都給我們熱烈的行動的回答，整個的埃及起來了，整個的紅海怒吼了！我們不僅要把一切不願做奴隸的埃及及人團結一起，還要向印度，中國，坎拿大，……伸出同志的手來！我們要結合一切的力量，去粉碎我們的敵人！我們要用血和鐵去換得埃及及民族的自由解放！』

馬台西在人羣中跳縱着，搖動着手臂，忍耐不住的打斷了那學生的話。

『我們不要聽文縐縐的話，諸位！我們要說實際的話！他們——那哈士·巴沙，殖民地的代

理走狗！跟駐埃高級委員喝香檳！……完全的獻媚！……另一方面却槍殺我們愛國的同胞……要實際！……我們要去質問他！……鎮靜，滾他蛋的鎮靜，為什麼槍殺我們徒手的同胞？我們要——立刻，——衝到內閣府去！……』

他一句一頓地說，說到後來，連他自己也聽不清楚了。羣衆嘩啦嘩啦的嚷着贊成，手抓着埃及帽在空中亂揮，有幾個甚至把帽子拋得不知下落。喀米拉把瘦猴似的臉孔裝得一股正經的拍着馬台西的肩胛說：

『第一馬台西！』

他沒有聽見似的擠着出去，一壁喊着：

『要去的自動出來！要去的自動出來！』

望着他的搖動着的背影，喀米拉對在旁邊的薩弗羅·帕沙耳語着：

『勇敢是勇敢的，不過——也是蠢頭！』

那經濟系學生不理他，對沉思着的克麗尼娜聲音很柔軟的說：

『克麗尼娜！我也要去！』

她把頭一歪，撇着嘴。

『要死也得去！克麗尼娜爲了埃及呵！』

『我也去！』她堅決地說。

『你不能！』

『爲什麼不能？女子可以不要救國了嗎？』

『那當然的，女子也要救國，不過……不過也得顧到客觀環境，他們兇惡得像一匹狼，因爲

……

『我不要聽說這類廢話！』

『當然，……不過，不過，……』薩弗羅·帕沙失去了平日說話的明朗輕快的特性，變得笨拙支吾了，不住地用手擰頭髮。在喀米拉瘦猴似的臉上，也可以看到一種難堪的蒼白，他本想以保護克麗尼娜爲名逃脫，經她這麼一來，也只好硬一硬頭皮。深恐畏怯的神色被人察覺，竭力的

給自己張胆：

『剛才會打死我喀米拉嗎？不！沒有這回事！』

又把冷冰冰的三個指頭，往埃及帽邊一碰，向克麗尼娜行『革命敬禮』表示佩服。

他總有點不高興，想找個人來臭罵一頓。這時羣衆潮水似的在他身邊擁過，去參加示威的隊伍。有誰偶然地觸着他的圓筒似的埃及帽，他怒聲的大嚷起來：

『乖乖兒！你想擠掉我的帽子！』

示威去的大隊到了校門口的時候，一長排的埃及兵擎着來福槍，刺刀在暖洋洋的亞熱帶的太陽下發光。他們往後退了一步，狂暴地喝着：

『停！』

隊伍却並沒有停，依然前進。大隊像雪崩似的衝出校門，立刻構成一片麻木的可怖的聲音：哭聲，槍聲，呻吟聲，中彈後猝倒的尖叫聲，和頭顱骨被敲破的慘叫聲。軍隊往兩傍潰退了，學生們用原始的單音，發出野獸般的勝利的吼聲；又像雪崩似的衝向大街，壯烈地呼着口號，那聲音使

屋子都要震坍了！開羅的市民們，都感到血要沸騰似的興奮，跟着嘩啦嘩啦的喊。

還沒有洗過手的印刷工人，忘了脫去工作衣的機器匠，都緊緊的挽起 Al-jizhar 大學的學生們的手臂，以一致的步伐前進。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，掙脫了熱熱鬧鬧的母親的手，加入了，被他的母親強硬拉住，倔強地號哭着。

被人看不起的魯卡，一個歪頭的醜陋的報販，也加入了；兩傍和他認識的主顧們像一個最親暱的朋友似的向他歡呼：

『萬歲魯卡！』

守衛內閣府的 Masri-El-Nil 兵營的埃及步兵，迅速地出動，包圍了示威的隊伍。阿拉伯·薩夫營長如臨大敵似的在指揮；那矮小的下埃及人的衛兵，也在把着自來水皮帶迎敵，他的長官指揮着：

『要把砲火密集敵方主力，才能發揮戰鬥力量。聽懂了沒有？蠢東西！』

『懂了！大人，要主力！……』

阿拉伯·薩夫營長拉住他的耳朵，把他丟往一邊，奪去皮帶，自己來細着眼睛瞄準。那下埃及人並不覺得耳朵痛，英勇地跟他的伙伴們去搜捕反動份子去了；闖進了一家小雜貨舖子，反動份子沒有捉到，只捉了三包Made in England的上等香烟，和一件漂亮的汗衫，又往隔壁香腸店裏捉反動份子去了。

在水柱的圍擊下，示威的羣衆依然叫囂着，怒罵着，向前突進，逼近的時候，慘劇開始了。

隊伍被衝散。喀米拉失散了他的同伴們，孤單地奔逃着，可笑的鼻子已因恐怖而變成可憐的地步了，他跑得喘不過氣來，心跳得利害，終於跌倒在電杆木傍，失望地想：

『乖乖兒！如今是完啦！……』

一個埃及兵遠遠的追過來，想站起來逃，脚已軟軟的沒有氣力，被追及的時候，一陣瀕死的絕望，使他感到裂心似的哀痛，他遮住眼睛，高喊：

『饒饒命！老阿哥！』

那埃及兵並不追過來，被一個黑臉漢子攔住扭着打了。那人就是馬台西，喀米拉怔住着，兩

條腿抑制不住地發抖，馬台西回過頭來向他怒叱：

『還不走！喀米拉！』

喀米拉才慌亂地喘息着走了。

馬台西扭住了埃及兵，狠命地打；那倒霉的人，丟了來福槍，狼狽地逃了。忽然，有人喊馬台西，那聲音很悽厲很微弱，辨不出是從那方來的；他疑心那是幻覺，或者僅僅是一聲槍彈的回聲，但又確信着不是幻覺，也不是回聲。

『喀米拉！是你嗎？』

不是喀米拉，是魯卡，飲彈倒在地上的歪頭的魯卡。馬台西找着他的時候，他已不能說話了，臉色慘白，緊咬着牙齒，衣服浸在血潭裏，兩手接着被子彈打穿的胸膛，手指上塗滿了腥紅的血漬。馬台西激動地跪下去，托着他的頭說：

『魯卡！魯卡！是你嗎？』

那平日不被人注意的醜陋的歪頭的報販，微微地張開眼，喉嚨裏咯咯響着，像有話想說，却

又說不出來，咯出一口血之後，才弱聲弱氣的說：

『我還有一個父親，在世界上，馬台西先生，他只有我一個親人……』

又一陣咳嗽，咯出了一塊濃血，他見了，眼淚水也似的流下來。四肢不自然地抽搐，手掌緊抓着頭髮。臉色漸漸地轉成平安的青白色了。他用了最後的力，掙扎着說：

『如果你遇見他，……叫他不要悲傷……先……生！禱告……禱告……真主！』

馬台西跪着，平舉着兩手，行回教徒的禱告禮。儀式完畢，那報販已經絕氣了。他親了親那還未完全冷卻的額角，向死者告別：

『平安地睡着吧！魯卡！光榮的日子到來的時候，千萬人要為你祝福！』

他剛站起想走，對面已發現了埃及兵。一陣要命的痠攣，搖撼了他的神經，待他一覺得痛，却已辨不出是那一部分，便攢倒在魯卡的屍體上。昏迷中聽見一響槍聲，和一陣瘴惡的笑聲。

暴動到晚還沒有停止。



，候時的來到子日的榮光！卡魯！吧着睡地安平』

『！福祝你爲要人萬千

開羅，阿非利加的紐約，頓時變成一座死城。街上，螞蟻們忙碌着，夜風挾着血腥氣飛颺，巡邏兵和他們的影子在街燈下往來。

到午夜，從撒哈拉沙漠吹來了罕有的巨颶，月亮黯淡了，金字塔和 Sphinx 隱沒在平原裏，紅海激起了罕有的怒浪，滿載着從烏達拉戰綫敗績歸來的意大利士兵的運輸艦，往敘利亞彈壓大馬色反帝暴動的法國砲艦，和飄着英吉利旗的二等巡洋艦，全都迎着這怒浪航行着。浪越來越兇，探海燈

畏縮地在海面上窺視，告警的汽笛嗚嗚地在哭。意大利士兵臥在甲板上呻吟，法國水兵傍着欄干嘔吐着西貢的酒和果子，盎格羅·薩克遜人的水手，也驚惶地拉着繩索。他們雖然乘着不同的軍艦，操着不同的語言，但是臨在同一的危浪裏，被同一的猜想所威脅：

『一切被壓迫的人們都要起來了！』

那風，那浪，那告警的汽笛，都在象徵，暗示那樣的日子會到來。

月亮息足在平原邊際的棕櫚林裏的時候，一艘軍艦駛進了尼羅河；E國人的砲手，轉動着砲身，把砲口對準着開羅城。

在遠霧裏躺着靜靜的開羅城。回教堂正在敲着晨禱的鐘聲。

五

在一個小醫院裏，他們找到了重傷的馬台西，這已是三天後的事情了。矮小的禿髮的醫生告訴他們，把他移到這裏來是費了不少的苦心，因為住在公立醫院裏，常有傷還未全愈，便被官

方送進陸軍監獄的事情；又說他已昏過幾次，時常咕嚕些『要實際……魯卡……克麗尼娜……』等等的囁語。克麗尼娜哭了；喀米拉默默地站在馬台西的床邊，不罵蠢頭也不向人行『革命敬禮』，已成了很陰鬱的人物了；然而那是青銅色的冷靜的陰鬱，行腳僧的堅毅的陰鬱。薩弗羅·帕沙也對克麗尼娜說過，依他的『觀點』，這因為『從事於實際生活的鬥爭，方能把自己訓練成鋼鐵樣的堅強』。在未找到馬台西以前，他重複地向克麗尼娜訴說着當時馬台西救他出險的情形，結尾時悲忿地嘆息：

『現在他死了……！』

於是克麗尼娜和着嘆息，又要求他重講一遍關於馬台西的事情。

『我們大家都活着！』想到那回事情，薩弗羅·帕沙不禁失笑了，快慰地對默默不語的喀米拉說。

『謝上帝！大家都活着！』信耶蘇教的禿髮的醫生也和着說：『不過目下最要緊的是讓他安靜！』

他以『醫生的資格』勸他們離開馬台西，住在另一個房間裏。因為他的神志還在昏迷狀態中，略一興奮，怕會起急劇的變化。喀米拉耐不住住在醫院裏，要求了薩弗羅·帕沙的介紹，到一個團體裏幹實際工作去了。

時間在醫院裏，如駱駝在撒哈拉沙漠裏，永遠是平淡的緩慢的走不完的。克麗尼娜用口哨吹着埃及古歌或者流行的電影曲子，薩弗羅·帕沙低着頭寫宣傳小冊子，口裏苦吟着術語；那矮小的禿髮的醫生熱心地給馬台西調藥，打針。然而依然如駱駝在撒哈拉沙漠裏，那時間永遠是平淡的緩慢的走不完的。

醫院外是一條通Kas-el-ni兵營的大路，常常有大隊的埃及兵，或者一小隊的英國兵拖着小鋼砲經過。

半個月過去了。那哈士·巴沙因捕殺『有礙邦交』的反動份子『尙欠努力』，另由御前大臣亞利瑪哈組了新內閣；然而仍無補於大局，各地的反示威暴動反有擴大的趨勢，中等以

上的學校，仍在無期罷課中，襲擊官署的事情，更是日有所聞。喀米拉已被捕，下在陸軍監獄裏。馬台西傷勢，一天沉重一天，在某一夜裏，他自知不起，把薩弗羅·帕沙和克麗尼娜喊到床前，對他們說：

『光榮的日子到來的時候，把花裝飾我的坟墓吧！我——完了！——我不能死！我還要活！醫生先生！我還有點希望嗎？』

『有希望！有希望！』醫生激動地回答。薩弗羅·帕沙望着他的深凹的眼眶裏的倔強的眼睛，安慰着說：

『安靜點吧！馬台西！』

『我要活！我還有許多工作要做！我要敲破那哈士·巴沙的頭，還有其他的賣國賊！但是他們活着，而我必須死去……』

他突然昏去了，臉色刻刻的轉變。醫生給他打了針，強心針，到半夜時，才恢復了意識，而已不像剛才的倔強，傷感地說着他的身世，那些話是他從來不對人說的。到第二天早晨，亞熱帶的炎

炎的太陽照着金字塔頂和 Sphinx 像的石髮的時候，情形又變了，醫生不住地抓着禿頭嘆氣，看護婦跪下來，平舉着兩手，唸可蘭經的禱告詞。他眼睛已失去了光輝，低聲的吶吶着：

『克麗尼娜！你……在那裏？薩弗……爲什麼我……看不見你們？克麗尼……娜靠近我！爲什麼……天這樣……暗！』

克麗尼娜俯下身去說：

『馬台西！我們都在這裏！』

他已不會應了。克麗尼娜悲傷地哭起來，跟着看護婦唸禱告詞。

遠遠響着反示威遊行的口號，那聲音漸漸的近來漸漸的清澈了。他彷彿也聽見了這聲音，含着笑閉上眼睛。

薩弗羅·帕沙打開窗，聽。興奮地對他的惟一的騰下來的伙伴說：

『克麗尼娜，你聽！他們過來了！』

克麗尼娜依然哭着。

『不要哭，克麗尼娜！假如馬台西還活着，不知他要怎樣地爲你羞哩！繼續死者的工作，才是我們的責任，來，克麗尼娜！我們去加入那隊伍吧！』

吻過了死者的額角，同聲說着：

『再會馬台西！』

就走出了醫院的大門。

一九三六，三月。

斷了軌道的列車

北平的同學們掀起了「二·二九」的狂潮，那狂潮立刻捲到了上海；這裏所記的是一二·二四那天，我們到南京去請願的事情。

一 在北站

我們一共三十六人，我是領隊，在京滬路斷絕交通的第二天，進了北站。車輛的窗口，門口，擠動着學生們的頭，向我們熱烈地鼓掌歡呼着。進了一節空着的車廂，車門口插了竹布製的旗幟：『上海××中學學生赴京請願團。』

大家都很興奮，無論如何不能安靜下來，我說：

『坐下來！諸位！現在不比在學校裏。』

一忽兒又都立起來了，嘈雜地說着話：

『今天真開心，喉嚨都喊啞了！』

『呀！我忘了向媽要錢哩！』

『不要臉呵！要錢——喂！大家來唱打倒××歌……』

到下午五點多鐘才開車。那天是十二月二十四日，北站擁集了四千餘學生。

二 機頭拋錨

到青陽港，車停下來了。比我們先開的一列車沒有了水，要我們的機頭去接濟一點；通訊員告訴我們，至多半個鐘頭，就能回來。

窗外是暗洞洞的原野，風野狗似的嘯着，兩個鐘點過去了，天下起雪來。有一個廣東同學，早

先恐怕遊行時要發生衝突，把厚重的衣服脫去，預備「打相打」

『丟他媽，看誰的拳頭硬！……』

這時才知道失策了，緊緊靠着別取暖，人不停地問：

『爲什麼車不開呢？』

在暗淡的吹着風的燈光下，雖然什麼也看不清楚，但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來，他們臉凍得發紫了；我說：

『關了窗吧！』

『不冷！——靠在一塊不准，坐開好了。』

名叫王育德的平日常要諷刺人的同學，個子瘦怕冷，想去關窗門被喝住了，鎮靜地諷刺：

『要廣東人硬碰硬哩！』

代表團（列車上的主腦部）派去偵查的同學回來了，才知道機頭在半路裏拋了錨，機關手和火伙逃得無影無蹤，在田畝裏捉住了火伙，並由前面的列車裏的一個同濟大學機械系的

同學，代替了機關手的職務，才把機頭帶回來。

三 沒有站長的車站

午夜到了崑山站。先行的一列車在那兒等着我們，正待開動的時候，機頭突然走汽壞了，這顯然是被人故意破壞的，我們忿忿地去找站長，站上却只有一個好像睡了三年，還沒有睡醒的站役，撩起了舊羊皮袍子的衣角在揩眼淚。

『站長呢？』

『勿曉得。』

『他什麼時候走的？』

『勿曉得。』

我們氣得發跳，他却把羊皮袍子團一團緊，又打起瞌睡來了。性躁的同學咆哮起來：

『打死這隻老狐狸！有罪我來償命！』

這才嚇醒了他，但我們終於沒有尋到站長。一個機頭拖不動四千餘人的重車，商量的結果，我們這一系列先開，他們暫時停在崑山站，到明天去向路局辦交涉。在雄壯的歌唱聲中，我們呼嘯着，揮着手，丟着帽子道了別，隆隆隆隆地往一團漆黑的這古老國度的原野邁進。

四 一塊豆腐乾六個人喫

我幾次的對他們說：

『看情形，不知什麼時候會到南京哩！你們背靠着背睡一覺吧！或者誰講一個故事大家聽聽！』

他們不睡覺，也不講故事，連有名的吵客，綽號叫老鼠的小同學也變得萎靡不振，他詰問地說：

『夜飯還沒吃過呢！』

聽到這句話，車廂裏頓時活躍了，有的說中飯只吃了半碗，有的說被家裏人留難，賭氣不會

吃中飯，有的在吹牛，餓三五天是『嚙啥道理』的，總之，這羣從來沒有嚐過飢餓滋味的孩子，現在都嚐到這一種人世間的苦味了。

『餓煞哉你呢？』

『還好，不過肚裏咕咕的在叫。』

王育德用東北義勇軍作比方，來了句刻毒的諷刺，才少有人敢喊餓了，但立刻惹起了他們的圍攻，有的攻擊他戴了熊皮帽是土豪相，有的批評他坐的姿勢是「老氣橫秋」，糾察員却不問是非的只說：

『誰再開口就是誰錯！』

爲討論食物分配問題，我去參加了代表團的會議，回來時他們還在爭鬧着。

『又是王育德嗎？』

是另一回事情，有人撞見那自稱餓三五天『嚙啥道理』的同學在廁所裏吃豆腐乾，經搜查的結果，還贍着六塊，於是，以三十四票對一票的大多數，通過了：

『豆腐乾充公。』

一塊豆腐乾六個人吃，每人所得到的不過是幾克蘭姆，但大家很高興，這畢竟是一點食物呵！用晚餐時已近四更時分，代表團派人來分的，每人一個值三個銅子的小麵包，和兩塊餅乾。

五 水到廁所裏去喝

茶水斷了許久，大戈壁的蒙古人對於水的黃金色的感覺，我們也有了；平日以為水只要自來水龍頭一開，就可以「取之無盡，用之不竭」，有時大姆指往龍頭上一掀，把洗臉室澆得滿壁是水，被庶務員查禁時就不屑地回他一句：

『用點水有啥道理！』

這時才知道水果然是次於空氣的人類的必需品，像修道士渴慕天國似的說：

『有一杯茶喝，那多好呵！』

幾次的去請代表團設法，每次是毫無結果的回到自己的車廂裏來。

『一點茶也沒有了嗎！』

『沒有了。』

『水呢？』

『也沒有。』

大家垂頭喪氣了。

車窗吱吱叫着，從昨夜起的風暴還沒有停止過，雪已經不落了。車在不熟練的機械系學生的管理下，以每小時行四五哩的低速度困難地前進。

誰都沒有說話，副領隊拿了鉛筆拍紙簿忙着點名的事情，他發見了綽號叫老鼠的小同學又溜走了，跟糾察員咕嚕着：

『你要負責任的！第一，人要管得牢，第二，不許他們離開原位……』

『我可不能把他們鎖起來呀！』

副領隊不回答，像發怒的樣子，撕去一張紙，捏成一團，用心地往窗外一丟，又從新去點名：

『名再點過！大家不許動！……』

他是曾經在一家錢莊裏學過生意的年紀比較大的學生，做事情很謹慎又很膽小的，當選了副領隊，一天到晚只聽見他在點名。他最恨老鼠，這老鼠乘人不備，便溜到別節車裏趕熱鬧去了，在着時不是搶人家帽子當小足球踢，便是爬到旅客放箱子用的攔板上獻本領，嚇得他氣急敗壞地：

『下來！要跌死的呀！——糾察員！你一點不負責任！』

這時，那老鼠被人找回來了，我們責備着他，而他却依然興緻很好的說着他在小皮球比賽方面，幾次「得意之作」，看他那股高興的樣子，我們疑心他已經喝過水了，一問之下，他承認在廁所裏喝的。我們全不相信地罵他頑皮。笑容却無可飾掩的露在每個人的臉上。到了廁所裏，人已很擠了，那水本來是洗手用的，不衛生是不消說得，在我們却是唯一的飲料了。

六 前面軌道已掘斷了

將近蘇州的時候，一列很長的貨車擋住了去路，必須把那貨車帶到附近有雙軌的小站上，車才可以開；載了過重的噸數，一口氣接了二三十輛，機頭拖着牠像挽着一個小脚的女人在趕路。

到蘇州站，已是第二天上午十點鐘；大嘴巴露着闊大的門牙的憲兵隊長和一個穿皮大衣的，走上車來，讚揚着我們愛國的熱心，強留我們吃飯，幾經拒絕之後，才沉下臉說車不准再開的話了，我們回答：

『就要開了！』

『前面軌道斷啦！』

『軌道斷也要開！』

機頭裏派人來催了好幾次，汽笛也叫過了，穿皮大衣的笑着說：

『好的！好的！好的！……』

走下車去，憲兵隊長門牙咬着嘴唇，一聲不響的跟在後面。嘩笑中呼喊中離開蘇州站，有一

節車裏唱着畢業歌，不到幾秒鐘，全列車的人都應和着唱起來了：

同學們！大家起來！

担負起天下的興亡！

聽吧！滿耳是大衆的嗟傷！

看吧！一年年來國土的淪喪……

先行的糾察隊，回來報告：

『前面軌道已掘斷了！』

在蒙着雪的荒野上，我們焦急地停留着。雖在日間，有的蜷曲着身子睡去了。有的却鬧架似的在辯論聯俄聯美的問題；副領隊坐在靠近門口的地方，聚精會神地在用鉛筆謄抄着同學們的名字。

七

哈嘎，哈嘎，哈嘎！



。着留停地急焦們我，上野荒的雪着蒙在

軌道修好，車開了，窗外飄着雪花。

每人一片麵包是一餐中飯；穿着灰色布棉袍子的老實的通訊員對我們說：

『到無錫吃是不會成問題了。』

『吃麵嗎？』

『是的。』

『飯呢？』

『也有辦法。』

大家很高興，快活地想：

『假如到了無錫呵！……』

車又停了。

『爲什麼？』

『軌道又斷了！』

還沒有到清墅，關，天暗下來了。幫同去修軌道的廣東同學走上車來，臉孔凍得發紫，頭髮裏粘着雪花，在門口蹬着腳，想把泥塊和冰條弄去。

『丟他媽！鐵軌丟在河浜裏，鬼想出來的法子……』

『坐到原位去！』副領隊對他說：『沒有人在下面了嗎？老鼠呢？——沒有事情好！我再來點一遍名。』

汽笛叫着，車動了，大家露着笑容，老鼠站到椅子上，拍着手瞎喊着。

『哈嘎！哈嘎！哈嘎！……』

不久又停下來了。通訊員帶來命令，叫我們派兩個人去，大家爭着問他：

『爲什麼又不開了，什麼事情呢？』

『沒有事情！小弟弟們——鐵橋斷了！』

八 喫乳油蛋糕的人

『我們要開歡迎會，』通訊員說。

『歡迎誰？』

『四個鐵路工人，從一個小站上找來的，他們幫我們修鐵橋。小弟弟們！你們想想看，我在大學裏唸了三年書，可沒有學過修鐵橋呀！如果沒有那幾位老鄉，要叫他們老鄉……』

那老實人叮囑我們。掌聲越響越近，「老鄉」由代表團裏的人陪着來了，同學們鼓着掌，我致歡迎辭，糾察員偶一虛忽，老鼠又站到椅子上，喊着：

『老鄉！』

『噯！』一個老練點的鐵路工人應着，拳頭握着破棉褂的袖口，向我們拱手；其餘的幾個張着嘴笑嘻嘻的弄得不知所措，終於學着樣，怪生硬地拱拱手。

跟着來的是那通訊員，擦着灰色布棉袍子的衣角，裏面兜着奶油蛋糕和水果，（蘇州民衆送來的，數量少，不够分配，要工作最辛苦的才有得吃。）是代表團去慰勞鐵路工人的，老鼠看得眼熱了，攔着要『捐』。

『捐一塊，馬馬虎虎！』

『好！送你一塊吧！小弟弟要謝謝我哩！』

大家罵他不要臉，他却嘻皮笑臉的拿着給人鑒賞，還說：

『這奶油蛋糕你們想想看，是怎樣的味道？』

『臭的！』

『不要緊！臭的我也會吃！』

王育德手舉得高過熊皮帽，（他舉手向來是不死不活的彎成八十度，）提議要充他公；老鼠急得一口送進嘴裏，帶吃帶說：

『充公！不怕！今天比踢小足球還開心，……我又記起一樁事情，那次要是我做中鋒，還可多贏二分，有一脚，真可惜——王育德帽子借我用一用！』

那諷刺家氣上加氣，認為犧牲已到最後關頭，揚揚瘦拳要動武，坐在門口的副領隊急得對糾察員直嚷：

『糾察員呢？糾察員呢？……』

九 □□□□

從蘇州到無錫本來是一二小時的路程，車開了一日一夜，還是誰也不能料，什麼時候能夠到達。從一個小站上傳來了憲兵司令部已遷到無錫的消息，各種可能的猜測，使我和副領隊都大大的擔心。

『怎麼辦呢？』

『沒有辦法。』

『代表團的意見怎樣呢？』

『抱最大決心，繼續前進。』

他沒有話說，瞞着我以老鼠不受他管束為理由，向那在結堅冰的夜路上，為找尋螺絲釘而跌傷了的廣東同學遊說，想把副領隊的職位讓給他，我平日言論激烈，他堅持要代替我出席代

表團會議，其實，我也並不比他勇敢，在贊成到無錫後中止前進的提案裏，也在畏畏縮縮地哼一聲附議。

通訊員不斷地傳來命令，糾察員全部動員，我們的一個也調到總隊裏去了。又高又大的糾察大隊長，不知從那兒弄來了一根童子軍棍，西裝大衣全脫光，穿着件運動衫，歪戴着呢帽，跑四百米似的從我們這節車裏跑過。代表會是隔一小時開一次，第一次的議決案，第二次全部推翻，開第三次時，代表有更換了，又把第二次的全部否決，追認第一次的議決案……

我弄得不知怎樣辦好，跑到別節車裏去找一個三四年沒有見面的同鄉，他是我所認識的惟一的別校的同學：

『我平日言論很激烈，但是，我也有苦衷呀！我們校裏都是小同學，萬一出了一件事情，我覺得良心上很對他們不起，良心上，……萬一，……我平日言論是激烈的，但是，但是，……』

『不要擔心，』他回答，『我正想來找你，還想介紹個人給你，跟我來吧！』

穿過了幾節車廂，他指着一個穿黑西裝的輕聲對我說：

『他是□□□□，想跟你談幾句話。』

介紹了一翻，我的同鄉走了。我們靠在車門的窗上，他用白手帕擦鼻涕，眼睛緊釘着門口，話在手帕裏說：

『車上有反動份子，他們把持着代表團，許多同學餓得病倒了，憲兵已有二千開到無錫，他們還不肯回上海，咳，咳，咳……』

有一個糾察員過來了，他拼命咳嗽，把白手帕放進衣袋裏去：

『到無錫想買瓶阿斯匹靈……雪景倒不錯，你看，那屋——他們很注意我，不能多說話，再會！到無錫我們是有辦法的。』

十 合唱

爲解決到無錫後的行止問題，代表團議決由全體同學公決。我把各種利害關係和困難情形告訴副領隊，他是膽小的，在消弭羣衆熱情方面是個能手，他說：

『第一，我們沒有吃的，沒有喝的，這不是辦法呵！第二——老鼠不許吵！形勢這樣緊張了，你還要吵！第二，當局是絕對不許我們到南京去，恐怕，恐怕，我也不必說了……』

裁開紙張，分給他們，開票的結果，完全失敗，一定要到南京去的佔大多數，他認為是老鼠王育德和那臥倒着的廣東同學，存心跟他倒蛋，急躁地大罵：

『跟我搗蛋！跟我搗蛋！一點也不負責任的，隨隨便便的瞎寫！』

同學們劇烈地責難他，秩序亂得很。我把表決票帶到代表團裏去，總計算的結果，贊成到無錫後車繼續開的佔絕對大多數。回來時，一路上聽見大學生們半帶戲謔半帶認真地合唱着：

『我們——要到——南京去！』

『我們——要到——南京去！』

那句合唱也傳染到我們的一節車裏來了，喊聲更響亮，夾着笑聲；副領隊在打瞌睡，聽見我的腳步聲，瞌睡醒了，忿忿地通知我，以後他不負責任了。

遇見那穿黑西裝的，他不住地用白手帕抹鼻子，皺皺眉頭說：

『情形很不好』

十一 茶可以儘量喝

第三天的中午到無錫，代表團傳命令給糾察隊：不許任何人下車。機械系學生用油污的手握着皮帶加水，糾察隊員忙着把民衆的慰勞品裝上車去。通訊員笑嘻嘻來對我們說：

『今天我們要用一頓豐盛的中餐。』

車開了，沿路有憲兵。

同學們快活地在用『豐盛的中餐』，每人一袋早茶餅乾，一隻橘子，一粒糖，茶可以儘量喝。但那快活是不長久的，離開無錫站不到二三哩車停了。通訊員把項圍纏在腰上，灰色布棉袍子已有一處被撕破，他沒有覺得，神色慌張地帶命令來：一，開代表團緊急會議；二，糾察員在總隊集合。同學們問他，他若無其事地回答：

『用餐吧！沒有事情！』

十二 把後面的軌道也掘斷

爲避免顛車的危險，先由一部小搖車載着一小隊糾察隊去察看路軌，後面列車跟着慢慢地開；召集緊急會議，便爲那小隊糾察隊被捕的事情。代表們很激忿，派了三個同學回無錫去辦交涉，又遣了幹練的同學往前面去探看情形。

在冷僻的荒野上，列車停了三四個鐘頭，天漸漸暗下去。去探看情形的同學回來了，帶來了不好的消息：二千憲兵和斷了的軌道。代表團通知他，不要把這消息洩露出去。

電燃亮了，夜風吹着池塘邊的樹木悉率悉率地響。去辦交涉的同學們還沒有回來。

『不會回來了！』

大家都這樣想。

代表團不斷地開會，代表一更換，議案也更換；有人贊成暫時開回無錫去，反對的噴着口沫

提原

『只有前進，沒有後退！』

『話是漂亮的，不過軌道斷了呀！』

『去修！』

『有憲兵。』

『也要修！』

主張暫退的威脅機械系學生把車子開回無錫，反對的呼嚷着衝下車去，把後面的軌道也掘斷。車不能前進，也不能後退。兩旁是冰凍的池塘和暗洞洞的荒野。副領隊嚇得不會說話了，偷偷地對我露口風，想逃回無錫去，但下面有巡邏着的糾察隊和代表團的命令：

『任何人不得離開列車。』

於是，他默坐在靠近門口的地方，在拍紙簿上瞎寫着字消遣：

『命也，運也，救國，放屁，生死由命……』

又忿忿地把紙撕得粉碎，往窗外一丟。

十三 封鎖

夜深了，窗外漆一般的烏黑，遠遠的叢林裏有一點紅光，那是憲兵們的機頭，正在燒着融融的煤塊。

學生們黑着臉從我們這節車裏來往，都帶着一個偵緝員的或者發生慘案後的警察的模樣。通訊員脫去了布棉袍子，僅穿着絨線衫。好心地對我說：

『你們小同學，嚇不起的，不許他們經過吧！等天亮，就想開到常州去。』

穿黑西裝的從軌道傍上來，咳嗽已痊愈了，喜歡用白手帕的習慣還沒有改，一忽兒抹了鼻子，一忽兒揩着額上的汗粒，快活地說：

『在天亮之前，我們可以回到上海了！你看：那紅紅的就是機頭，上面還有××大學的教授，

……』

我不回答，頭暈，對副領隊說。

『把車子封鎖起來！』

四個人管一扇門，輪流換班，任何人不准睡覺。敲門的人是不大斷的。

『開門！』

『不能開門！』

『爲什麼？』

『沒有理由！』

半夜裏，窗外響着沙沙的脚步聲，偷偷一望，是數不清的憲兵，我們被包圍了，通訊員忽忽跑來傳命令。

『把窗子和門都把守起來！』

機頭鳴鳴叫着，偶有一二聲尖利的鎚子敲着鐵軌的聲音。

十四 下來啊

車開回無錫天已微微的有點亮。速度過甚，在叉軌上劇烈地一撞，跌傷了十多個人，車開不動了。有人跳下車去，狂呼着。

『下來啊！下來啊！』

『不要下去，』我對他們說。『要聽我的話。』

有人跳下去了，我喝止着，又有人跳下去了。終於，膽了一列空車。秩序很混亂，我們整了隊，加入大隊，到無錫街上去作反X示威遊行。臉色嚇成石灰似的副領隊認為有立刻點一遍名的必要，我說：

『點一點人數吧！』

他仔仔細細點一遍，缺了一個，不知所措地驚叫着：

『怎麼辦呢？怎麼辦呢？』

『再點過。』

結果缺了兩個，點第三遍，又多了一個：

『三十七，我頭都攪昏了，還有一個那兒來的呢？』

『乘飛機來的，副領隊，』王育德回答。

大家笑了，站上的憲兵詫異地看了我們一眼。

十五 在夜色迷茫中下了車

回上海的車輛準備好了，學生們叫囂着不肯上車，有人在演說，玻璃窗不斷地被擊碎，憲兵司令部送來的橘子、饅頭，被學生們拋垃圾似的棄在地上，竹籬也踏得瀟瀟的拋在車身下。

車開了，速度很快。三個鐘點可以回上海了，雖然來的時候足足挨了六十小時。一路上，整個列車響着雄壯的歌聲，那廣東同學閉着眼睛，靠在王育德的背上，發呆似的無休無止地和唱着。我說：

『停了吧！』

『要唱。』

『有什麼用呢？』

『憤恨呵！』

老鼠一直忙著跑來跑去的搜羅茶杯，掛衣鉤，裝着車行時間表的鏡框，一股腦兒丟到窗外去。

與我們同節車的是某大學的十多個女學生，有一個我在代表團裏時常遇見的正在沉痛地演說，我們校裏的同學們也圍攏去聽。我低着頭坐在離開她的最遠的一個座位上，心裏痛苦得很，常為突然而來的一陣尖叫，責罵，嚇得心勃勃地跳，彷彿有人來打我來了。副領隊來同我討論點名方面的事情，老鼠從大學生們手中『捐』來了大批糕餅來請我客，我氣得拚命敲茶几：

『讓我安靜一會，對不起！』

女學生們抽噎着哭了，那演說着的用粗嘎嘎的男子的聲音喊着：

『我們要奮鬥到底！奮鬥！奮鬥！……』

通訊員來同我們告別，灰色布棉袍子穿起來了，圍着項圍：

『小弟弟們！我們要分別了！』
到南翔站，在夜色迷茫中，下了車，天落着悶人的細雨。

一九三六，九。

韻 子

我們第一次看見韻子，是在開學後兩個星期。

學期開始才不久，我們級裏一個新生也沒有，幾個老同學仍聚在一起，雖覺可喜；但沒有漂亮的異性同學進來，很使我們掃興，音樂家勒西說：

『諸位，我們的「殺幸」不佳呵！』

勒西讀過幾本前進音樂理論書，所以他主張音樂與社會是不能分離的，還讀過悲多芬傳，動輒問人：

『你讀過羅曼羅蘭的悲多芬傳嗎？啊啊！這本偉大的書非讀不可！』

他很懶，常常不穿襪子，手插在袴袋裏，高聳着瘦狹的肩胛，到各個教室去巡邏；回來時，摸弄着長頭髮，對我嘆氣：

『老谷！這學期够寂寞啦！』

這句話，直到我們級裏來了個穿藍布旗袍，白襪，粗劣的黑牛皮鞋，頭髮剪得很短，路走得很響很快的女孩子，才不再提起了，那便是韻子。

韻子很樸素，像從鄉間出來還不久，她不大喜歡都市生活，有時校裏開遊藝會，也懶得去看，參加更不必說，勒西還為此碰過一個釘子：

『韻子！下次的遊藝會裏，請你參加歌舞！』

『我看還是你來吧！』

『我怎麼成呢！又瘦又長，叫我跳柴另舞嗎？而且，男子跳舞，多丟臉呀！』

『女子不會丟臉的嗎？』

韻子睜着大眼睛，厲聲詰問。那音樂家聳一聳瘦狹的肩胛，手插在袴袋裏，朝我們看看。我們

拍着手狂笑，雖然笑着，對韻子却起了一種尊敬的意念；這種意念到將近九一八五週紀念日的前一星期，在紀念週上聽了她的演說，更深刻的印上心裏了。

每次集會，學生跑上台去演說，是被認為『鴨屎臭』的。穿學生裝以不抽紙烟自豪的校長先生，報告了已接到在九一八五週年紀念日那天不准罷課遊行，集會紀念的命令，他說：

『集會紀念有什麼意思呢？難道你們開了個紀念會，日本人就嚇退了嗎？你們不要受人利用，別人紀念九一八是有背景的，……』

於是，司儀的書記先生沙着喉嚨喊：

『演——說！』

會場裏腳步聲沙沙響了，同學們根據習慣，知道演說是散會的冠詞，趕緊走呀！於是推的推，擠的擠。意外地韻子跑上台去，慷慨激昂地來了番演說，結尾時悲忿地喊：

『中國還沒有亡！……中國還沒有亡呵！……』

同學們也興奮地跟着亂喊：

『我們要紀念九一八！』

『我們要紀念九一八！』

有的感動得哭了，一忽兒伸懶腰，一忽兒打瞌睡的校長先生耐不住起來呵叱：

『我不是答應你們下半旗嗎！』

沒有人聽他，散會後他對我們一級的幾個人說：

『你們不要同韻子接近，她是有背景的，一個人借房子住在校外已不像一個女學生模樣了；而且功課也不好，聽說還抽紙烟的！』

他把抽紙烟三個字說得特別響，還嗤嗤地冷笑。

韻子正在和我們計劃出一張九一八特刊的壁報，她字寫得很生硬，而且也並不好，一定爭着要由她抄寫。有時，已放晚學了，天漸漸暗下來，她還在課室裏，曲着身子，面龐埋在烏黑的頭髮堆裏抄寫着。

『韻子！手酸的呢！』

『不！』

『明天抄吧！』

『不！』

她性格很剛愎，無論怎樣說是不聽的。爲了我的一篇小說，還跟她爭得面紅耳赤；那篇小說是預備登在壁報上的，她讀了一遍，高興地說：

『你很有寫作能力，努力吧！小鬼！不過憂鬱情調太濃，這點不對！我們不需要憂鬱，需要憂鬱的是另一營壘裏的人們！』

我向她解釋：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，而憂鬱是我們這一羣沒落下去的小布爾喬的最本質的基調；她却狂暴地槌桌子：

『不！我們不需要憂鬱！』

話雖是這樣說，她自己常陷在難以排解的憂鬱裏，本來她抽紙烟有個習慣，抽了半枝就抹掉火，或者遞給我們抽，還不好意思地罵一聲：

『小鬼』

有時，黃昏來了，弄堂裏吹着冷寞的風，雨淅淅瀝瀝地落着；她就接連幾枝地抽着，流着眼淚：

母親，你有慈愛的眼睛，

你有一顆愛我的心！

雨敲階石的秋天，我想起你！

我哭着哪，

在那異鄉的黃昏！

那時，夏天過去還不久，接連落了幾天雨，才漸漸的有點秋意；她母親却連冬季的新衣也托家鄉的便人帶出來了，還千叮萬囑地告訴那便人，叫他傳言韻子，要她回去一次，只要一次，即使住半天也好，能够再見她一面，死也瞑目了。

那便人走後，她夜飯也不吃，頭蒙着被睡了。我們因乾坐着沒趣，向她告辭，她從被裏鑽出頭

來說：

『明天我要走了！』

『回家去嗎？』

『是的！我耳朵很熱，小時候媽常說，耳朵熱是有人在掛念着你了。現在掛念着我的還有誰呢？還不是她嗎？她最疼愛我，而我負氣出走，已三年沒有回去了！』

第二天，依然穿着藍布旗袍，白襪，粗劣的黑牛皮鞋，到校裏來上課；同我們爭論着青年們的任務問題，中國目前的危機問題。她一定要爭自己對，狂暴地捶着桌子。雖然爭得兇，但我們跟她感情很好，常到她的住所裏去；連起初抱着敵對態度，宣傳壁報上有別字的勒西，到她那裏也去過了，回來時高興地對我說：

『我們談了許多話，討論到許多問題……啊啊！她是個頭腦很清楚的女子，也主張音樂與社會是不能分離的啊！我興奮極了！她說：「你爲什麼不寫一篇關於國防音樂的論文呢？」我這懶蟲！我現在要寫一篇國防音樂建立諸問題，到九一八特刊的壁報上去登。明天我還要到她

那裏去，有許多問題要討論！』

第二天，他穿了雙襪子，從床底下破皮箱背後尋出來的，揉得很皺，襪底裏黏着灰塵，我說：

『頭髮也撻一撻吧！』

『哦！』

他嘲笑我，逕自把一本悲多芬傳挾在脅下，預備借給韻子看的；兩隻手往椅袋裏一插，聳着瘦狹的肩胛，急急地走了。

在韻子那裏同學很多，我們正在計劃在九一八五週紀念日那天發動一次反日示威遊行，各級代表，常偷偷地溜到她那裏去開會。

這消息校長先生也知道了，他喊了我們去。

『那麼，你們是什麼背景呢？』

『沒有背景的！』

他嗤嗤冷笑。

『老實說，』他說：『中國要跟日本開戰，還差得遠哩！那一樣及得上日本，日本的學生很有朝氣，穿着學生裝，不抽紙烟，而你們只鬧着遊行。我並不反對遊行，不過那是消極的救國，我們需要的是積極的救國，努力學業，尤其要注意數理化，我是一晌主張科工救國的。遊行有什麼意思呢？開個紀念會，東北就收回了嗎？』

一個別號老牛的運動員，剛打過籃球回來，流着汗，制服隨便一披，在門外魯莽地嚷：

『中國還沒有亡，誰說不許紀念九一八！』

『你！你！你！扣爲什麼不扣？！哈！自身都管不了，還想管國家嗎？』

門外籐集着的同學們不平地嚷：

『失去了東北，是紐扣不扣的緣故嗎？』

『幹嗎要他……』

『日使館的命令呵！……』

校長先生生氣地槌桌子：

『你們跟我搗蛋嗎？你們！……鄧克德！不准多講！王！那個王！什麼？王耀祖！你咕噥些什麼？我立刻就開除你！……』

王耀祖溜走了，鄧克德在痰盂傍大聲地醒鼻涕：

『國不許愛，鼻涕總可以醒的！』

『不准多講！——我不許你們紀念九一八又怎樣！』

『你沒有資格！』

韻子漲紅着臉，嘴唇發顫，粗暴地回答，校長先生大嚷：

『開除你！開除你！你這反動份子！漢奸！』

校裏情形很混亂，無形中罷了課；來了隊警察，才漸漸壓平下去了，並留下一個尖下頷的，在傳達室裏，每天和禿頭的老門房下着象棋。

校長先生雖答應不開除韻子，但堅持着要我們限期填悔過書；我們暗中活動着反對，在期滿的前一天，頹喪地跑到韻子那裏去，她看我神色不對，失望地問：

『一點也沒有辦法嗎？』

『有什麼辦法呢！』

她不響，抽噎着哭了。

第二天，韻子來得很遲，臉色很蒼白，我們像一羣羊似的被趕進一個課室裏，每人面前放着一張油印的悔過書，校長先生一張張的驗看過，忽然發現有一張沒有填的。

『誰沒有填？』

『我！』韻子顫聲承認。

『我曉得你是有背景的！一定要悔過才行！』

『悔什麼過！』

校長先生把那張悔過書強橫地塞在她的手裏，她拿來撕得粉碎，生氣地走了。他急急地追出去，已來不及，於是把那跟尖下領的警察下着象棋的老門房申斥了一頓；立刻寫了兩張佈告，一張是韻子開除學籍，一張是門房罰薪兩元。那禿頭的老門房，剝着花生米喝燒酒，喝得臉孔血

紅發牢騷

『要罰我兩塊錢！我要養老婆養兒子！我做過念年門房！前清時候還在縣衙門裏當過管事！』

並從洗臉盆裏掏出了牙刷杯倒着燒酒，強要請那警察的客：

『老弟！一會相見二會熟！我是拚出打鋪蓋滾蛋，酒總是要喝的！象棋總是要下的！……』

韻子被開除後，不久就生了病，住在一個小醫院裏。

那時像暴風似吹起的一二九救亡運動，差不多已被壓平了。被風雨所剝蝕了的敦睦邦交，令的命令書，已換上了新的，在上海華界的幾條大街上，和『包醫梅毒』的傳單及『今日舉行無遮大會』的電影廣告，一同貼着。報上也永遠是沉悶的消息：興中公司日方投資由一千萬元增至一萬萬元，綏東危急，日機飛往該地觀賞『秋景』，走私，販毒，演習和帝國武官的膺懲支那論，……

勒西賭咒不看報紙，課一退就唱桃花江：

桃花江是美人窩，

桃花千萬朵，

比不上美——人——多！

同學們圍着笑他，因為他不穿襪子，細長的袴管下露出骯髒的腳踝骨；好事的拍着手逗他：『好音樂家！再來一曲！』

他更高興了：

桃花江是美人窩，

美人千萬個，

不愛別人愛上了我……

有時却對我嘆氣：

『老谷！要糊塗也不容易，我看了報就生氣，你知道吧，瘦的人是容易動肝火的！我很想到醫院裏去望望韻子，跟她談談，但是談什麼呢？談桃花江怎樣唱法嗎？……』

鄭克德對他很有生氣，說他腐化了，校長先生却漸漸的看得起他：

『勒西！你現在思想進步了，不過喜歡音樂的傾向，我不贊成，雖然音樂對民族復興也是有用的；你要注重數理化，我是贊成科工救國的，科——工——救——國！』

校長先生用食指敲桌子。這時，那老門房送信來，把信喪氣地丟在桌上走了，嘴裏輕聲咕嚕着：

『象棋總是要下的！』

『門房！門房！』校長先生喊：『你爲什麼響也不響的？要說一聲：「校長先生！有信！」這點規矩也不懂嗎？』

那老門房回頭白了一眼，摸摸發亮的禿頭回答：

『我做過念年門房，前清時候還在縣衙門裏當過管事！』

鄭克德：『股正經地通知他：』

『喂！門房！明天九一八，下半旗！』

『曉得！曉得！曉得！——小校長！』

『通知通知你，要看你臉色！現在籃球總可以拋的！』

鄭克德：『描準那老門房的禿頭。』

朋：『一球彈，老牛在旁邊拍手：』

『好！二分！』

清早晨，那老門房下了半旗；在誰也沒有覺得的時候，又昇到旗桿頂了。

下午，小東門聽說有紀念九一八遊行，被警察毆打，釀成了慘劇，受傷的有一百多人，大部份是婦女。鄭克德神色慌張地回來，偷偷地告訴我，他是參加這次遊行的：

『他們打得真兇……你不要說出來，校長先生知道了要開除的，我們逃進兩傍的店舖裏，』

還要被拉出來打；有一個女同胞被槍托敲破了頭顱，血沿着頭髮直流下來，她用手去摸了一下，嚇得大聲慘叫：

「血！血！血！」

但是他們還要圍着再踢她幾腳，罵：

「自己不識相！」

「可以上四馬路當野雞呀！」

聽了這些話，心裏很不安，想到醫院裏去找韻子，但那老門房今天管得特別緊，勒西正在跟他吵：

『老頭子！我們又不是坐牢監！』

『校長先生的命令，不能出去！』

『老牛，怎麼放他出去的？』

『他……他蠻不講理的！』

校門外是馬路，行人道上站滿了人；看慣了日軍演習的市民們，正在好奇地瞧日本商校學生的紀念九一八的武裝遊行。胆小的警察拚命地驅逐着瞧閒的人們，市民們很不平，於是細着喉嚨向他們解釋：

『多看幾眼，日本人要發脾氣的！』

勒西對我嘆氣：

『老谷，要糊塗也不容易！看到那股樣子，我就要生氣……！』

到星期日，我在一個小醫院的三等病房裏，看到了韻子，她臉色更憔悴，在那大而神的眼睛裏，依然存在着倔強的氣概。蓋着白被單，床邊擺着報紙和藥水瓶。

『這幾天又想念起媽來了，假如她知道我病着，不知要怎樣地難過哩！』

『回家去罷！』

『不！』

『比流浪在外面強呀！』

『我情愿在外面流浪到死我的哥哥看見我就皺皺眉頭問「你讀了書預備怎樣呢」父親呢爲了求學跟他鬧過好幾次，他們不供給我學費，我用的錢都是媽的一點私蓄，和向親戚家借來偷偷地匯給我的。她在這吃人的封建社會下，受了一世苦，我不能幫助她，反而使她受更多的痛苦！但我總有一天要爲她復仇爲我自己復仇啊！……我恨呵！』

她不響了，面龐貼着枕頭，閉着眼睛。

病房內很靜，外面有人在悲慟地哭。

韻子突然拉去白被單問我：

『救亡運動就這樣的被撲滅了嗎？』

『有什麼辦法呢！』

『在九一八那天，你們一點表示也沒有嗎？』

『滿街巡邏着警察，三道頭，包打聽，中國人是不許救自己的國的，韻子你忘了嗎？』

我高聲地說。她咳坐着，手苦悶地摩弄着胸部；過了長久，拿過一張報紙來看，又把牠撕得紛

碎，歇斯底里地喊：

『中國！我不願你亡呵！』

『韻子！爲什麼你變得這
樣焦躁！』

我埋怨她，她拉着白被單
遮住眼睛，抽噎着哭了。

一九三六，十月。



『！呵亡你願不我！國中』

在甘泉旅店

還沒有到目的地，太陽已經落了山，我進靠近大路的一家旅店去。說是旅店，在南方人看來，實在太不成話兒，一間破陋的窰屋，裏面住着一個患氣喘症的老頭兒，算是老闆，也算是夥計，那就是一切。

『老闆這裏是延安地界了吧？』

『不！甘泉縣。』

他給我端正好了被褥，乏力似的，坐在牆角條凳上喘氣。

風來了。板窗「呀呀」響，紙在空中打滾，黃沙像浪一般的捲進窰屋裏來；老頭兒氣喘得更

利害，手抹着吹進了沙的眼睛喊：

『先生！關住窗！關住窗！』

窗關住，窗軸還在噤噤咯咯叫。我想把門也關起來，意外地進來了一個學生模樣的青年人，穿着銅鈕扣的呢制服，頭髮黏滿了沙粒，籃球鞋也全是沙，困倦地把一隻小皮箱往地上一丟，獨個兒咕嚕着：

『喔！好大的風——老闆？要一盆水！』

天暗下來，是晚上了。

屋外風鳴鳴叫着，煤油燈的火不住地搖擺。那學生，到後來我知道是姓張，可是沒有問名字，其實又何必知道名字呢？我們今天相見，明天便得分別，而以後又不知什麼地方才能再見？當我們用過了那患氣喘症的老闆做的條麵，他不倦地談着，關於他的許多事情，在那荒涼的甘泉旅店，在那一九三八年三月的一個發風沙的晚上。

『我從上海來的，先生！我已跑了好幾千里路了。想到明天就可趕到延安，今夜簡直睡不着。

聽說在那兒受兩個月的訓練，就將開拔到山西，河北前綫去。我要肩上來福槍，掛上幾排子彈！
哈！

他笑起來，笑得很天真，但也有點陰鬱，把聲調放低了：

『可惜瑞姊已不能看到我，如果她看到我，一定會高興得笑起來！』

「二弟過來！過來！讓姊姊瞧……」

瑞姊的笑是那麼地可愛。你沒有見過，但我們在嘉興讀書的時候，全校的同學都認識她，都會告訴你，瑞姊是怎樣地笑的。跟瑞姊同級，一個叫「詩人」的同學，曾在壁報上發表過這樣的幾句詩：

你的

明朗的笑，

就是在夢裏，

我也會記起。

雖然後來那「詩人」紅着臉辯白：

「我不是說她！這是你們的心理作用！心理作用！」

但我們都明白，他所寫的是瑞姊。嘉興陷落後，學校給敵人放火燒掉，同學們也就烟消雲散，那「詩人」呢，跟着一枝軍隊，不知開拔到那裏去了。

我們兄妹三個人，大哥在清黨後，坐過幾年牢，後來生肺病死在醫院裏；所以，事實上，只有兩個。每天穿過熱鬧的嘉興市街，一同上學校，上燈火，又一同回家。星期日，如果月亮好，就往鴛鴦湖去蕩船，瑞姊愛說笑：

「二弟給姊姊唱隻歌！」

「不高興！」

「有代價的呢！你唱一隻，姊姊給你介紹愛人。」

我臉嫩，打她。

在詩一樣的嫩黃色的月亮下，露出貝壳似的可愛的牙齒，她笑起來，那笑我到現在也不能

忘記。』

突然，他用手托住了頭，閉着眼沉思。坐在牆角條凳上的老頭兒，流着眼淚咳嗽；窗軸噥噥咯咯響，屋外風依然在發着。

『你們就一直住在嘉興嗎？』

『不，戰事爆發後兩個月，我們逃難到上海租界裏，瑞姊忙着在傷兵醫院工作，很難得回家來。到大場失陷，國軍準備西撤，整個上海陷在恐怖與混亂裏的某一天，瑞姊從醫院裏打電話來，叫我去。

她一看見我，緊緊地握住我的手。

「二弟！二弟！你來了！……」

沒有說下去，手握得更緊，臉色蒼白莊嚴。

醫院門口秩序很亂，救護車像一羣被趕得沒路可走的豬似的亂叫。

一輛卡車飛也似的馳過，車上全是年青人，瘋一樣的喊着保衛大上海的口號。

一個女看護興奮地跑過來，小聲告訴瑞姊：

「是別動隊！……到真茹去參加巷戰的……沒有槍！每人發兩枚手榴彈！」

傷兵源源不絕的從醫院裏抬出來，裝上救護車；傷兵們倔強着不肯上車，搖晃着拳頭粗野

地喊：

「我們不願撤退！不願撤退！」

有一個傷兵從担架裏爬起來狂叫：

「我要上前綫去！我要……」

抬担架的喝住他，他就昏睡着，像小孩似的嗚嗚地哭。

遠處，砲吼叫着，天空堆滿了烟凝成的烏雲。

三十多架敵機在租界外盤旋轟炸。

轟！拖着彈片爆裂的尾聲：喀喀喀喀。先生！那聲音，叫人聽了像刀挖一般地疼。瑞姊放下了手，

沉痛地說：

「上海守不住，我們救護隊也準備跟着撤退。」

「你也走？」

「爲什麼我不該走呢？」

「想——想母親吧！瑞姊！」

「你以爲我不愛母親嗎？一個女兒是比兒子更懂得愛母親的！二弟！我是中國人！中國正在遭受着敵人的屠殺與蹂躪！螞蟥也愛牠們的國家，爲什麼我該躲在家裏！再會！二弟！」

她再一次緊握住我的手，手有點顫抖。並告訴我：母親說她上漢口唸書去了，趁最後一班滬杭車，來不及向家裏告別。又給我一張照片，留作紀念。我走了，她在後面喊起來：

「二弟！二弟！二弟！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不！沒有什麼！去吧！」

接着，松江，嘉興，蘇州，無錫……相繼失陷，而瑞姊的救護隊呢，也不知開拔到那裏去了。」

他不說下去，陷入沉思裏，映着蒼黃的燈光，瘦弱的臉，神色很慘澹。這時，從遠處傳來了雄壯的也帶點悲涼的歌聲。聽不懂我們的話，坐在牆角條凳上打瞌睡的老闆，醒過來，揉着眼睛告訴我們：

『是學生。先生！每天有的，每天，聽說是上延安去的，這樣的風沙天，啊！怎麼走的呢？……』
歌聲漸漸地近過來：

莫依戀你那破碎的家鄉，

莫珍惜你那空虛的夢想；

按住你的創傷，

挺起你的胸膛！

爭回我們民族的自由解放！……

老闆去開了門，他們一夥兒湧進來，全是學生模樣的青年人。

『此地宿一夜吧！』

有一個帶點無錫口音說，但立刻被人反對了：

『不！我們已跑了好幾千里啦！現在延安就在眼前，天亮之前可趕得到！』

穿着草鞋，臉上酒刺很多的一個學生，接上去高聲喊：

『同志們！我們要衝破黑暗！往前挺進！』

『贊成！』

其餘的哄笑着附和，有的還舉手；一個最矮小的却舉兩隻手，不死不活地嚷：

『我舉兩隻手！王均舉四隻手！』

一個叫王均的又長又大的老實人，紅着臉噤咕。

他們又一陣大笑，笑聲中衝出了宿店。

迎面捲進一股狂風，夾着沙粒，患氣喘症的老闆咳嗽着，索索地抖：

『爲什麼這樣大的……大的風！』

我使勁關住門。那羣學生還在黑暗中，高聲說笑；臉上酒刺很多的一個又在那兒喊了：

『同志們！我們要衝破黑暗……！』

『衝啊……！』

不久就淹沒在風聲裏。

屋子裏靜悄悄的，在那種情況下，最容易使人引起懷念的心情，我說：

『她一直沒有信來嗎？』

『沒有！自她走後，我們便過着一連串的不安寧的日子。母親日夜的思念着瑞姊，有時變得有點歇斯底里。

『爲什麼要上漢口去呢？爲什麼呢？爲什麼呢……！』

我的五歲的侄兒小阿平，也跟着纏不清。大哥故後，嫂子他走，他從小就跟瑞姊睡的；常是眼淚汪汪的，這樣也不要，那樣也不要，只是吵着：

『我要瑞姊回來……！』

而跟我們從嘉興逃難出來，我們的老女僕吳媽呢，記性變得很壞，喫飯時老是多備一付碗

筷。

「吳媽碗筷多一付啦！」

「噢！我忘了！瑞姑娘已不在！」

剛喫了三四口飯的母親，臉色陡然有點變，還未喫滿半碗飯，就不喫啦！

元旦過後，瑞姊才從湖南寄來一封信，只簡略的幾句，說她已升爲護士長，不久將往鄭州，遣派到平漢戰綫去。

有時，我們已經睡了，小阿平又無緣無故的提出那問題來：

「瑞姑呢？」

母親不響，給引起了心事，整夜的不睡。睡在地板上的吳媽也翻來覆去的睡不去，嘆着：

「在嘉興我還有隻梳頭籃沒有拿出來，有一個木梳還是新的！一定給東洋出老搶去了！」

「出老」這新名辭是她在小菜場聽來的，上海人罵人叫「赤老」，她一學便學成「出老」。

我告訴她：

「東洋兵是不會看中你的梳頭籃的！」

「要的！要的！東洋出老什麼都要的！」

就這樣，一直吵到天亮。先生！我們過着這種不安寧的日子！天亮了，小阿平醒過來，執拗着要

瑞姊給穿衣服，吳媽哄他：

「瑞姑給你買蛋糕去了！」

「買多少？」

「你要多少？」

「五百！」

「好！叫你小叔寫信去！阿平蛋糕要五百！」

小阿平就服服貼貼的穿衣服。這樣看，好像吳媽事情處理得很好；但並不，到喫中飯時，吳媽想念她的梳頭籃想昏了，又多備了一付碗筷。

後來，吳媽從小菜場裏聽到了敵機轟炸漢口的消息，這又把母親急壞啦。她立刻要我寫快

信，叫瑞姊回來。她說：

「你這樣寫，我活在世上的日子有限了，我只有她一個女兒……」

我心裏想，無論怎樣寫都沒有用，橫直信是寄不到的；但她偏要我在信封上加一句「萬勿就誤」，又要我打上幾個圈，我厭煩起來：

「打幾個圈有什麼用？」

她埋怨我，說只有瑞姊肯聽她的話，於是更想念瑞姊了；而吳媽又急得什麼似的從灶披間裏跑出來：

「我記起來了！記起來了！我還有雙鞋面布……」

母親迎頭給她一個沒趣，就受了委曲似的回到灶披間裏去；灶披間窗外站着幾個癩三要飯，她開出門去罵：

「出老！」

二月來了，天氣漸漸暖和我預備在上海進學校，每日在樓上弄功課。一天，母親流着淚跑上

來，說她不相信瑞姊在漢口讀書；舍鄰們告訴她，現在有許多男女學生，借着讀書的名目，偷偷地跑到戰場上去。到第二天，不幸的事情終於放來了！瑞姊寄來了這樣一封信。你願意看嗎？這信藏在身邊，我要永遠藏在身邊。」

他解開呢制服的銅紐扣，掏出信。

屋外風已停止，夜已經深了。患氣喘症的老闆，在睡夢中說着囁語。

信寫得很潦草，在昏暗的煤油燈下讀起來頗費力：

『親愛的二弟！

寫這信的時候，我是在河南省的一個小鎮上。昨天我們擬用救護車載一批傷兵回鄭州去，雖然懸着紅十字旗，在半路上却遭敵機轟炸，和我同去的兩位女護士及幾位受傷的忠勇士兵俱殉難；我雖不死，但亦不久於人世。這事情你無論如何不要告訴媽。

親愛的二弟！現在我們三兄妹只賸你一個了，媽也是可憐的，不要離開她。我已不得再見你一面，可是已不能够了，不能够了！……永別了！親愛的二弟！

爲祝福我們這受難的國家底明日的勝利，我們遙遙地握一次最後的手吧！

瑞

我把信還給他。他悲憤地接下去說：

『當時我接到這封信！啊！先生！我的心裏要爆裂出火來！但淚也禁不住流下來。我從抽屜裏尋出了瑞姊的照片；照片上，瑞姊依然在笑着。誰殺害了我的瑞姊？誰殺害了我的瑞姊？我要爲瑞姊復仇！爲瑞姊復仇！瑞姊說得對：「我是中國人！中國正在遭受着敵人的屠殺與蹂躪！瑞姊也愛牠們的國家，爲什麼我該躲在家裏！」就在那天，離別了母親和可愛的小阿平，走上了幾千里的旅程。我把瑞姊的照片送給母親，我問小阿平：

「瑞姊呢？」

「買蛋糕去了！」

於是我抱他到馬路上，給他買了蛋糕。

「還要什麼嗎？阿平！你要什麼我都給你買。」

他却搖搖頭。回到家裏，母親正在看照片流淚，計算着瑞姊歸來的日子；小阿平看見那照片，突然把蛋糕丟在地上，哭起來：

「我不要蛋糕！我要瑞姑！我要瑞姑回來……」

我把幾本心愛的書，幾件換穿的襯衫，牙膏和牙刷，收拾在平常用慣了的皮書包裏；走下樓，小阿平已止住哭，在把蛋糕切成小塊，裝在小盆子裏玩，看見我，笑嘻嘻地送一盆給我：

「小叔！這是肉！」

母親已在灶披間裏燒小菜，俯着頭，幾根白頭髮飄下來，我好像第一次發現母親的頭髮已白得多了。是的，這幾年，爲人世的憂患所迫，她老得很快。看見我，問：

「鮑魚裏你喜歡加點糖嗎？」

我心裏一陣酸，恨不得去抱住她，親一親那銀絲似的白髮，摸一摸那從嬰孩撫養我長大的雙手，再看一看那爲兒女而流淚流壞了的眼睛，我要告訴她：

「媽媽！你加糖也好，不加糖也好，橫直我已喫不到了！爲了這國家，大哥拋下了你，瑞姊拋下

了你，現在我也要走了！媽媽！在我歸來的時候，也許你已不在！但我不能不走！不能不走！再會！親愛的媽媽！

我沒有勇氣這樣說！先生！我沒有勇氣這樣說！不知怎樣應了一聲，就走啦！

船離開吳淞口，我整整哭了一夜，我從來沒有這樣傷心地哭過，爲什麼我不向母親告一聲別呢！她連這一點人子的情誼也享不到嗎？到香港，寄給她一封信，說因她想念瑞姊想念得苦，所以，我上漢口去把她叫回來。」

映着蒼黃的燈光，他慘聲地笑。

「但什麼地方去叫她呢？她已永遠不會回來了！也許她會怪我，沒有照她所說的做。不！不如果她還活着，看見我一定會高興得笑起來。」

「二弟！二弟！你也來了！」

先生！你不相信嗎？我昨天就得過這樣一個夢：瑞姊幫助我在我枯樹腳傍佈置下了機關槍，敵人子彈不住地射來，但我們死命地把守着。不幸在我近旁，一位同志中了彈，瑞姊跑回去救



突然這時我離一百碼的遠處，敵機投下

一枚炸彈。

護，突然這時在離我一百碼處，敵機投下了一枚炸彈。黑褐色的烟，沖得二三十丈高；我聽見瑞姊慘聲叫，急急回頭去看她，已是滿身血污。我跑回去想救她，她却揮着手怒聲喊：

「上前！上前！二

弟！上前！」

是的！我要上前！

我要上！前！明！天！就！可！以！到！延安！不！久！就！可！以！跑！到！河北，山西！前！綫！了！先！生！想！到！這！今！夜！簡！直！睡！不！着！

……』

第二天，我醒來，他已經走了。

我叫那患氣喘症的老闆到附近雇了匹驢子，也離開了甘泉宿店，半路上遇見許多從不同的省份來，呼嘍着，嘻笑着，往延安從軍去的男女學生們。

那姓張的，以後就一直沒有遇見。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八月初版

版權
所有

大時代的插曲

著作者 谷 斯 範

上海牯嶺路

出版者

珠林書店

八安里十六號

發行者

楊 克 齋

◆定價每冊二角◆

82

80648



3C

16.7
)

\$0.20